

梦与战斗。

如果人们问我勇气是什么，我会这么回答，无所谓自我感动，无所谓盲目追求：

沿着地狱走下去，我一定必死无疑……我将亲手埋葬自己

梦与战斗

红影 满穗 山林

《流星报》编辑部文艺作品汇编

报刊下载 <https://codeberg.org/liuxing>

Copyright © 你以及广大被压迫人民

2025 年 12 月 第一版

《流星报》编辑部

梦	5
无法遗忘的人们	16
黑·红·黑	37
刺	41
笑话两则	54
A派与战斗的牛马	58
致先生们	61
涅槃	64
“境外势力”之歌	67
江油！江油！——为八·五江油运动作	69
夜·流星·遗失·悬念	72
附录（一）：网络安全倡议	75
附录（二）：美国印度竟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的判断标准	79

梦

我做了一个梦。

不受控制地，我站起来，环顾四周，是熟悉到令人不适的教室。天色明亮苍白，日光灯静静地在头顶悬挂。

教室里空无一人，惶恐突然如虫灾一般撞向我的心脏。“我落后了”，我这么不自然地对自己说，声音轻如纸张滑在骨头上的眇眇声。

加快脚步的我似乎从来就知道事情的发展，沿着被预设好的道路而行。

边走着，睡意边缠绕住我。

第三间教室门口，一位匍匐在地的老者用惊人的力气猛地拖拽我的衣服。

“怎么了？”，我半睁着眼迷迷糊糊地询问。

“尸骨袋……”，失明的老者用来自与人体脱离的声带发出苍老、颤抖的声音……“尸骨袋”

“替我……找到它……”

我肤浅地答应了，想挣脱老者黑斑密集的快剩骨头的手臂，老者反而用更大的力气拉住了

我。

“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他问。

我不知道。只是我活着，或者说我在梦里活着，我就不受自己控制地往一个目的地迈开脚步。

“你们都要去往天堂，但却总是逃脱不了地狱……那些未来注定走向天堂的人们也和你们一样，在腐朽无知中前进……”

他松开手，我继续前进，下楼梯。

我一直向下走，腐朽的气息越来越浓。我停下来歇了一会，在楼梯间中部的扶手处向下看，阶梯一路螺旋而下，深处漆黑一片，那种黑是一无所有的恐怖。

天色渐暗，下面的多层楼梯都配备了昏黄的灯光。

走到第 63 层和 65 层中间的位置了。这一层楼没有展示层级的标牌，应该是被取下了。

这层楼的过道处传来一片片阵痛中的呓语。这里剩下的已经不是哀嚎，而是比哀嚎更深邃到原始与死亡的东西。

我沿着过道一路颠簸着走去，因为那昏黄的灯光完全不能把路照亮，所以我不知道我脚下踩的都是什么。灯光是被谁掌控的呢？肯定是一种力量，而我太过神志不清，实在不想了解。

漆黑的路上，我的第一脚踩在了什么湿湿滑滑的东西上，死亡的腥味带着一种甜蜜。

我的第二脚刚落下，就听见清脆的一声……那是碎骨再次粉碎的声音，好像屠刀轻轻摩擦脑壳，却因为太过锋利，切取了一角碎屑。

第三脚踩在了什么块状物上……呻吟从未停止，而我就这么经过走廊……我好像知道了，这是隐埋在历史深入的禁忌走廊。

我又到了楼梯间，迈步向下。

这一层楼人声鼎沸，灯火通明。我知道了，这里聚集了和我一样的神志不清者。

中考……高考。我呢喃着。

他们相互鼓励，右手相握，左手拿着一把扭曲变形的短刀藏在身后。这些人不厌倦考试，出于一种根本上是野蛮的竞争思想，与某种暂

时无法得知的力量，他们作为本热爱自然的鸟，在铁笼前以五官扭曲的面容欢迎铁笼将他们囚禁。我知道，这些人的未来一定会在下面的某几层出现----要么是死亡，要么还是死亡，只不过后者是在热烈的爆发中销声匿迹，其实意味着永生。

过了好多层，我听见了楼道传来的流行音乐，这类音乐几乎都有着欢快的节奏，花季少女的天籁之音流动着。我走进这层楼，惊呆了。楼道内拥挤不堪，我看到了数个身穿制服短裙的，拿着手机的年轻人。这些人配戴口罩，用长发遮挡住自己的面容，裙下是黑色或者白色过膝袜的海洋。

他们死了。

面对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腐朽之墙，他们选择了对表象近乎生死执念般的追求。这些人追求到的，不是值得歌颂的，跨越的爱，而是在精神鸦片的服用中，向着跨越性别本身而去的沉沦。

我知道，在人间流行着一种可爱，其实质和精神鸦片别无二致。

我听见了下一层楼传来的声音，于是前往该处。

照样十分拥挤。孩子们围成圈，绕着某个中心逆时针跑动，好像在做宗教仪式。他们喊着什么模糊不清的口号，大概是这样的：

「我感恩父母
我感谢老师
我辜负苍生
我背负天地
饶恕我们
我们赎罪 」

他们的整张脸都是黑压压的，眼神中透露的却是欢快、童真。他们在一次次赎罪中成长，仿佛向日葵一般被预设好了自己的信仰。将来，这整幢大楼中的每一层都会接受被什么固定力量分化的，成长起来的他们。

我一边悲叹着，一边情不自禁地走向下一层。

一具站立的尸体拦住了我。它的笑容，不出

我所料，诡异之中带着不属于它本身的悲哀。

“你真香啊？”，它弯腰拍拍我的背。“来，给看看腿？”

我试图甩掉它，它力气很小，被我一摇晃就松手了。“别走，我还没跟你聊天！”

“什么事？”，我询问。

“你有做过吗？一天几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是猎奇还是？白丝？……”，它边说，口水边滴落下来。

“不用害羞嘛，说就行了”，旁边的一具尸体附和道。

热闹又空寂的气息几乎把我的脑子抽空。

“告诉我们，南梁在哪一层？我还没见过呢”

“那边听说是天堂啊，随便找一个就能约出来超”

我无力回答，继续向前走。隐约感受得到他们低俗深处透露的无奈……在个人的无力与某种力量的渗透下，他们选择沉迷在精神毒剂的海洋中，和百般姿态的人们一起，在“大有可为的时代”一步步走向毁灭。

“你们都要去往天堂，但却总是逃脱不了地狱……那些未来天堂的人们也和你们一样，在腐朽无知中前进……”，老者的话突然在脑中回想。我仔细琢磨……本身就处在地狱，永远也无法接触到那些未来注定就去往天堂的人们。

老者口中的「尸骨袋」又是什么？我能找到吗？

接下来，学生们难逃的命运将被展现。

这一层楼里，我在大屏幕上目睹了无数患者的一跃而下，目睹了那些相互竞争，高喊“为人生无悔而奋战高考”的那些人们从意气风发到饱经风霜。严寒酷暑，年轻的外卖员在最繁华的上海、深圳、广州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一般遍布城市。繁华的地铁站、车水马龙的桥洞下，也聚集着风餐露宿的年轻人们。

学生当中的佼佼者，现在正在那些“顶尖”的公司深夜加班，笔记本电脑屏幕刺痛瞳孔。愈发沉重的裁员压力使麻木的他们和轻快相隔的鸿沟越来越难以翻越。

我在叹息中仰望天空，隐约看见那些天之骄子们满足地数着父辈留给他们的金钱。

“……那些未来注定走向天堂的人们也和你们一样，在腐朽无知中前进……”

官场。我这么默念着。上海的小楼¹灯红酒绿，那些女人们把娇媚的身体殷诚向衣冠楚楚的中年西装男子们敞开，这就是那些天之骄子们未来的生活吧……

继续向下走。

锤子和镰刀图样的标志，和一位伟人的头像已然出现，但灯光依旧昏暗。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学生，他们震耳欲聋地高喊口号，高举双手。

他们呐喊：

「我感恩马克思

我感恩列毛

我是学生

我辜负苍生

我有罪」

近乎疯狂地叫嚷着，在鬼魅的烈火里沉陷自

¹ 指上海小红楼事件

我.....

道路。我这么轻声细语。道路。

历史的遗迹被他们重新挖掘，他们把残缺的碎片拼到一起，指着那拼完的一角灰尘，说那就是我们的道路，就是我们“必须该干的”。

他们盼来了一阵虚无又广阔的燎原之火，这把烈火将集合起来的他们消灭，又催生，再消灭.....

再往下，是那些看出我们的苦痛，喊着“要自由”的那些人，他们的吼叫更加苍白无力。

没有什么是比空喊激昂口号与无纪律无计划地散漫冲锋更加悲哀的了。他们即便团结成一个集体，也改变不了整个经济等等的情况，只是在那腐朽的布料上缝缝补补，把孤身一人的自己拽入黑暗，赋予自己一个“英雄”的圣名感动自身.....

道路。我喃喃道。出路.....出路.....

再下一层到了。这一层向我展示了两种不同的出路。一种是无知与麻木中生命的自我终结，另一种是在爆发中消失。

地狱的最底层在哪里，我全然不知道。不过，我来过这个地狱，是爱与“那种力量”赋予我天生的、残酷的地位，让我在麻木的观光游览中渐渐坚定信仰，选择在爆发中踏入永远的死灰。与我同行者又有何人呢？

我一直知道，实际上我从来不自诩为勇者，而是在反思中一次次浴火重生。和那些高喊口号的朋友们一样，我也信仰锤头和镰刀，只是，我的锤头和镰刀是从这个时代中淬炼出的武器。

都知道，活着从没有客观预设的意义，所谓意义只能是我们赋予给自己的。我曾经想过一了百了，但不知哪一天，我下定决心：

没有至少以一己之力爆发，没有为建成一个无人吃人现象的社会而冲锋陷阵，就绝不结束生命。

.....绝不！

我便义无反顾，选择了在爆发中必将灭亡自身的道路。

可事实又猛地给我一击。我终究还是做了一

场梦……即便我做了反思，坚定了信念，现实中的我仍旧孤身一人忙碌着生活，或是在集结起来的学生当中碌碌无为。的确，地狱和黑暗是无尽的，但我也必须一走到底，我这么一遍遍重复给自己听，不厌其烦。

混乱。我喃喃自语。混乱，混沌……

舞蹈着，疯狂着的混沌之中，梦与现实的交织中，我任由使我走趋于真理的探索道路的理性主导自己。

我在地狱的最后一层中照了镜子，看清了自己。接下来，我拿起镜子旁的铁锹，向下挖新一层地狱。

「尸骨袋」不会被我亲手找到，但我十分清楚，我的尸骨必将被装入袋中，被抛向未知的境地。存活的无义也在这里得以体现。

如果人们问我勇气是什么，我会这么回答，无所谓自我感动，无所谓盲目追求：

沿着地狱走下去……我一定必死无疑……我将亲手埋葬自己。

红影

无法遗忘的人们

战争结束的消息是上午传来的。敏绪，曾经让我们吃够苦头的东西，竟然以这样轻飘飘的方式结束。

敏绪，在天上的你是否也会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跟我一样觉着眼睛热热的。你也许只会轻轻问一句，“嗳，就这样结束了吗？”敏绪，你在临终时仍然受着贫困的折磨。

我现在都还记得你抱着孩子哭泣干瘪的乳房没有奶水的样子，你一直哭着问我“怎么办呐”，我想安慰你，心里却和你一样着急，很久才挤出一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没有办法啊，敏绪。你怕尚在襁褓的孩子因为没有奶水而夭折，我又何尝不是？可那时所有的物资全都被拿去充公，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如果孩子夭折，这也是没有办法啊。可是你却突然生起气，对我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会让我的孩子死去。”那时的你虽然骨瘦如柴，却迸发出无尽的生命力。我震惊于你身上的生命力，也同时震惊于你身为母亲的决心。

最后那个孩子活下来了，是你用从邻居家借来的米汤来喂养孩子。

敏绪，你虽然听不懂我给你讲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可你依然是聪慧的。你从一个乡下的姑娘成为一名红十字的护士，你的学习能力是多么厉害啊。

可你仿佛天生不能理解我上述的词语一样，我自是不满于你的不理解，身为共产党员妻子的怎能不理解我的追求呢？可有一天，你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嫌弃我？”我感到非常惊讶，尽管我再不满于你对我理想的敷衍态度，我却从未嫌弃过你。从那时起，我不再用教化的父亲态度对待你，而是用相濡以沫的丈夫态度对待你。

敏绪，我此时就在你的故乡。以前你总不愿提起你的故乡，你说“不，不，我死也不要回去”，可我知道，你总会在半夜里醒来后，直直地望着远方的山丘。还记得那几个朝鲜人吗？你总说他们的眼睛熟悉，每次看到都会想流泪。现在，我仔细看那些朝鲜人的眼睛，竟然有几分像你。敏绪，你所说的熟悉，就是与你

一样的归乡之情啊。那些朝鲜人在讨论战后能不能回国的事情。

敏绪啊，战争这个东西不仅让你我吃尽了苦头，也让其他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吃尽了苦头。道代和町子又吵了一架。“妈妈呀！”町子边流泪边喊，道代听到她这样喊也哭起来。敏绪，你走了快一百天了，道代与町子没有妈妈也快一百天了，我边唱歌边哄她们。你曾经说过像我副怕人的神气，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嗓子。等她们睡着之后，我看着矮柜上你的骨灰。敏绪，我今晚就用这副你夸奖的嗓子来为你唱摇篮曲，使你过度劳累的五体安息为止。可敏绪啊，我的泪水伴着歌声一直没有停下。我与你连对战争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吗？一直到深夜，我才止住了眼泪，疲惫地倒在床上睡去。在梦里，你准备好早茶，勒起衣袖，和我一起饮下一杯粗茶。

敏绪，如果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梦见你，我一定会和你好好说会儿话。二十年的夫妻之情，你的辞世，不仅是孩子们失去妈妈，更是我失去了妻子啊。敏绪，妻啊！你在临终时仍

然挂念着孩子们，那我这个与你相伴了二十年的丈夫呢？可转念一想，我们年轻时曾失去了两个孩子，你如此珍爱孩子也是应该的。

我想，孩子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爸，你怎么有白头发啦？”是道代先发现的，春子说道代这个年纪的女生是最细心敏感的，最需要的母亲的。可敏绪，你也许已经走到三途川去啦。

敏绪啊，我的眼睛也花啦，再也不能为道代抓虱子哩。道代也像你当初那样哭着说“怎么办呐”，我也像当初那样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敏绪啊，如果你还在，道代的头上会不会不再有虱子？这种像虱子一样的苦恼啃咬着我的心灵，敏绪，我多希望你能来帮我啊。一同生活了二十一年，你应该也会理解我吧，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啊。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却拿起你的骨灰逃到防空洞里。而在被误认为是空袭警报的战争结束的广播里，我也是只拿走了你的骨灰。敏绪，如果你在，你一定会笑我。可是，你是我的妻啊，我怎么能让你的尸骨被炮火轰炸。“就算死也要带走。”我这样对孩子们说。敏绪，你从小被父

母抛弃，可你却从未真正抛弃过别人，无论是外祖母，还是我。

而身为丈夫的我又怎么能抛弃你呢？唉，敏绪，一起熬过战乱的情谊，是难以想象的坚固与独一无二的，敏绪，即使我们之前那样地争吵，我也从未想过离开你，可你却总爱做离开我的事，最后，你果真离开了我，即使并非心甘情愿，带着全身的病痛和对孩子们的牵挂，敏绪，你果真还怨怒着我对你的不好，不然怎么一次都没有再到我的梦里。你还记得你走的那天早上吗？幸一的衣服破了，那时你已经很久没有吃饭了，你硬要我们找来针线，吊着一口气为他缝衣服。我那时其实已经预感到不详了，恍惚地在医院的走廊来回踱步。

果然，下午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旁边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幸一的衣服。这些，走到三途川的你也许已经不记得了。道代折来一枝石竹花放在你的骨灰前，日牛根山仍然是紫红交错，天边的皑皑白雪。

敏绪，再看一看你的故乡吧！德永直的儿女街一阿义的讣闻传来时阿山正在车间里做工。

他走的实在是太突然了，阿山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直直地站在那里，直到传信的人哭着说：“您快去看看吧。”阿山才放下手里的工具跟着传信的人去他的住处，到了那里，就见一群人坐在阿义的身边，而阿义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他掀开阿义脸上的白布，他厚厚的嘴唇出现在他眼前。一想到这两瓣厚厚的嘴唇再也张不开说什么“马克思”“共产主义”之类的话，阿山便再也忍不住抱住阿义的身子哭了起来。大家都说：“请振作一点。”但阿山现在什么话都听不进去，阿义以前是个地主的儿子，但是因为战乱，他不得不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来到车间。他从未自怨自艾，每日下工时摘几朵野花，乐呵呵地在记事本上写作。拥有乐观品质的他，能与纺织厂里最美丽的姑娘阿芳喜结连理是理所当然的。阿山一直哭，什么都不管了，一直哭。“阿芳，阿芳现在还在监狱里！”一位工友说。

阿山惊讶地抬头，将阿义放下，询问那位工友到底发生了什么。工友告诉他实在我工会送信的途中遇见了警察。阿山将阿义的遗体交我工友，独身一人来到了监狱，在各种排泄物与

罪犯的哀嚎声中找到了阿芳。即使身上早已污秽不堪，却仍然遮挡不住她的美丽。阿山将阿义的讣闻带给了她。听到丈夫死讯的阿芳，在这里的这么多天里第一次流下了泪水。她把一块布我了阿山，乞求他能把信送到南街的阿丘那里。阿山在阿芳蓄满泪水的眼睛接过了那块布，又在工友模糊的描述中来到一扇门前，他叩响了房门。一个女人打开了门。怎么会是她？阿山惊讶地想。眼前的女人也明显吃了一惊。女人叫阿鹤，是阿山的前妻。其实他们连婚姻登记都没有，只举行了仪式。大多数人都认为举行了仪式就算是夫妻了，比那一张薄薄的纸更有粘聚力。而且大多数夫妻其实都没有想过分开，自然就没有结婚，离婚之说。如果一个女人想要离开另一个男人就必须要有离家出走的勇气。当初，阿鹤就是怀着这样的勇气出走了。“你怎么到这儿来啦？”阿鹤问道。“阿丘在吗？”阿鹤领着阿山进到房间里面，里面躺着一个头上裹着绷带的男人——那是阿丘。

“他怎么跟你在一起？”阿山问阿鹤。“看他被警察打得实在可怜，就带回来了。”阿鹤边为男人擦拭身体边漫不经心地回答。

“那也不该随便带男人回家呀。”阿山有些恼怒道。“你还要跟我继续过夫妻生活？”阿鹤的语气显得有些讽刺，“还是要继续履行身为丈夫的权利？”阿山不再说话，静静看阿鹤为阿丘擦拭身体。

阿山还记得妻子决定离家出走的那天，黑烟不断地涌向天空，妻子阿鹤收拾了几件衣服，自己则抱着孩子的骨灰盒暗自流泪，“你真没个男人样。”阿鹤只留下这句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后来他在其他工友的房里看见了阿鹤，工友投了他一个内疚的眼神，他却无所谓。

他不恨阿鹤，因为自己的确没个人样，不招人待见是应该的。再说阿鹤已经离开他了，再做什么已经同他没有关系了。阿山甚至开始觉得愧对阿鹤，是他的懦弱才造成阿鹤如今的模样。这样想着，他就越觉得刚刚对阿鹤说的话越无耻，越无地自容。这时阿鹤怀里的阿丘悠悠转醒，阿山赶忙为他把被子掖好，又把阿芳托自己转交的布我了他。阿丘又问了阿山一些阿芳夫妇的事，阿山都一一回答我了他。在与

阿丘的谈话中，阿山感觉到了一种奇妙的充实感，这是在车间工作时那种紧张的充实不一样的感觉。

他感受到了一种被需要的快感。“畜牲啊，真是畜牲啊。”阿丘愤怒地锤着床。是啊，真是畜牲啊，阿山想。阿义与阿芳都是工厂里最勤劳的工人，只是为了造福大家就被关进监狱。阿丘滚烫的汗水落到阿山的手背，使他想起那个炎热的夜晚，一个叫阿雪的纺织厂女工病死了，经年累月地在飞满棉絮的环境下做工，患上肺病也是不稀奇的，因为这个病死的更是不稀奇。他心不在焉地望纺织厂的方向，阿鹤告诉他阿雪已经送去火化了。

“然后呢？阿雪的尸骨又要埋在哪里呢？”“说是要寄回她的故乡，连抚恤金都没有。”

阿山想：真是畜牲啊。阿雪的父母看到寄回来的阿雪的尸骨又该作何感想呢？一定痛苦极了。

“这些人真是畜牲啊。”阿鹤愤懑地说。“唉，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阿山泄气地倒在床上继

续睡觉。然而就在他们认为的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里，阿义却已经组织起工人们准备第二天举行罢工活动，一股蠢蠢欲动的罢工热潮将要在太阳升起时喷涌而出。

阿山沉浸在那些燥热的回忆里，阿丘将他唤醒。“阿山先生，烦您再走一趟。”阿丘把让阿鹤写好的信塞到阿山手中。阿山觉得天气热得烦人，继续问：“我谁？送到哪里？”“我北街的阿旭，拜托您了。”阿山把信放进怀里，匆匆向阿鹤他们告别。

夏空，只有几颗星闪烁。南街到北街的路上没有路灯，阿山只能在黑暗中茫然地探访前路，偶尔能听见不知是南街还是北街传来的婴孩的哭泣声。阿山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那个被认为是“赤色分子”的孩子，那个导致他与阿鹤决裂的孩子，那个无辜的孩子。

现在天上闪烁的星星中有没有一个是我孩子的魂灵呢？阿山边走边想。南街是一条特殊的街道，聚集各种主义的大本营。

阿旭的屋子在一个无政府主义大本营的后面，阿山敲响房门。一个清瘦的青年打开门，

青年透过薄薄的镜片观察阿山，阿山赶忙说：“我是来找阿旭的”“我就是阿旭。”青年说。“我受阿丘之托来送信。”说着，阿山把信交给了阿旭。

看到信上的字迹，阿旭露出了顺和的神情。“真是谢谢您！请进来喝口茶吧。”阿山的心中又生起一种满足感，这种奇特的感觉也在慢慢影响着他的思想。同时他又想起在阿鹤家的阿丘，监狱里的阿芳和已死的阿义，于是谢绝了阿旭的好意，往南街赶去。

一路上，他看见了各种主义的门牌，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达达主义……等，他像走在万花筒里，眼花缭乱，一下就迷失了方向，浑浑噩噩地跌倒在一个大本营门前。他看清楚门帘上的字——共产主义，从屋里出来一个人——阿旭！阿旭也惊讶地看向阿山。

你怎么到这儿来啦？”阿山感到有些窘迫，但阿旭却毫不在意，拉起阿山往屋里走去。阿旭向阿山讲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讲述工人阶级的权利，这对于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阿山来说实在太过晦涩难懂。

但他听懂了一句——像他们这样的工人或他们的子女不会再为生计发愁了。阿山突然对这种主义充满了好感，可当阿旭问他愿不愿意入时，他突然犹豫了，不是对这个主义的怀疑，而是对自己的怀疑。

他怀疑自己能不能从一而终地信仰这个主义，也怀疑自己这种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人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阶级战士，因此他对阿旭说“我，我还没有想好”。阿山又一次向阿旭告别，沿着小路往南街走去。炎热的地气散去后，蝉在河岸的芦苇荡里发出响声。

以前，每到这个时候，阿山都会带儿子小健到芦苇荡捕青蛙。阿山不禁放慢脚步，仔细听路边的蝉鸣，竟然在越来越大的蝉鸣声中听见了小健的声音。“爸爸，爸爸！”他循声望去，看见了小健的笑脸，他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跌进了芦苇荡。

阿鹤说他没个男人样一点都没错，因为他的懦弱，连为孩子讨个公道都不敢，更不敢离开杀死儿子的工厂，时至今日，他终于忍不住痛哭一场。“我怎么这样窝囊？”他想。最后，他揩

了一把脸上的泪，继续往南街走去。

天空泛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落在阿鹤身上。她身穿白衣，仿佛马上就要飞走似的。

“你真该做护士。”阿丘对阿鹤说。阿鹤没有说话，继续为阿丘掖好被角。阿鹤的父亲死于一场工人罢工的清扫活动中，从此，阿鹤一家陷入了贫困的沼泽，用恨意苦苦支撑这个家庭，阿鹤恨草芥人命的军官，阿鹤的母亲恨举行罢工的工人，所以在相亲的时候母亲选择了没有参入任何组织的阿山。

他们的确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但渐渐的，她发现了丈夫懦弱的性格特点，她不断劝慰自己阿山只不过是脾气好。大部分女人不愿承认自己的婚姻不幸福，就像大部分男人不承认女人超越他们一样，明明心知肚明，却还要装傻充愣。直到阿义带领工人们罢工的那个清晨，小健被抓进监狱的那个傍晚和收到小健骨灰的那个下午，阿鹤才如梦初醒，我竟然要跟这样一个懦弱的人生活一辈子。她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家出走，尽管做着最不齿的工作，但至少不用窝窝囊囊地过日子。

她想像个人一样生活。她想，怎样才像个人一样生活，至少不是像她现在这样，儿子病逝，丈夫懦弱。她孤独地为阿丘擦拭身体，她把面前的男人当成儿子，尽着本应是父母的义务。阿鹤不禁感到疑惑，为什么我们只一味地履行义务，却没有享受到权利呢？

我们的命不是命吗？她发出疑问。资本家的命是命，工人的命也是命。那些在家庭里的妇女呢？我这样的女人呢？“你照顾人的能力比那些医院里的护士还厉害。”躺在床上的阿丘继续说。

房门被人敲响，阿鹤拉开门，是送信的阿山。阿鹤为他端来一碗茶，直直看着他的眼睛。“你哭过了。”她的语气不容置疑。“……。”阿山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确哭过了，就在刚刚，为他的孩子痛哭了一场，可他实在没有脸面再提孩子的事情。

阿丘先生，信已经送到了。”“真是多亏了您，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阿山突然觉得眼睛热热的，使他忘记了呼吸，被需要，对呀，曾经还是妻子的阿鹤需要他去为他们的孩子讨

一个公道呀。他有那么多个被需要的瞬间，却一次回应都没有做出，他现在真是后悔极了。于是，他用这辈子所有的勇气对阿鹤说道：“孩子的事我很抱歉。”说完，他仿佛逃似的离开阿鹤家。

阿鹤看着面前敞开的门，空空荡荡，恍恍惚惚地哭起来。“真，真是，真是混蛋。”

去往监狱的路上有两条野狗，它们从阿山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阿鹤还是妻子时路过这里时，都会感叹一声“真可怜啊”。

阿山知道妻子在哀叹什么，那些新出生的狗崽子都会被周围的人们抱走。有什么比让父母亲眼看着孩子离去更痛苦的事呢？他突然理解了阿鹤的愤懑与怨恨，更明白了自己的懦弱，他这时候也有了和阿鹤一样的愿望——像人一样生活。

“妈的，我过去真像个混蛋。”他暗骂道。阿山决定从今天开始像个人一样活着，他边走边计划。明天，去找阿旭；然后再想办法把阿芳救出来；阿义的葬礼不能耽搁。他这样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监狱。他告诉阿芳工会已经收到消

息，他会再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不，不用了。”阿芳绝望地看阿山。“为什么？”“我的身子不干净了。”阿山静静地看阿芳的额头，鼻子与脖子。他想起离开他的阿鹤，接触了无数男人的她仍然保持着少女的娇憨，现在的阿芳，与露出少女娇憨的阿鹤身影逐渐重合纠缠。

不，你仍然是干净的，贞洁并非检验你是否信仰坚定的标准，我十分敬佩你，你能在监狱里努力的活下来，所迸发的由信仰凝结而成生命力，正是你信仰坚定，思想纯正的证据。”阿芳久久没有说话，她的沉默正蕴含着无穷大的力量，驱赶阿山性格里的懦弱。探监的时间到了，狱警驱赶着铁门外的家属。他在人们的哭喊声中往外走，里面传来一声惊叫。

“死人啦！”阿义像风雨中的礁石一样看着朝他涌来的狱警们。忽然，他往地上啐了一口。“妈的，真是混蛋！”唉，安息吧，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敏绪总是喜欢看窗外的天气。有时是忙碌的清晨，有时是炎热的傍晚，她抱着几个月大的女儿，直直地看窗外的天气。丈夫直正身

处失业的浪潮中。

要不要离开他呢？敏绪边看天气边思考——她一开始就是要嫁我那个能同她一起赡养外婆的排字工人啊。想到那个已经同舅爷住在一起的外婆，敏绪总是要苦恼地叹气。从直失业开始，外婆的思乡之梦就没有停止过。

敏绪经常同外婆说：“当初接你来东京，没缺你吃缺你穿，现在闹着要回乡下去，让直知道了能不生气吗？”而听着敏绪话的外婆将像蜻蜓一样头低下。见着这样怯懦的外婆，敏绪只感到更入恼火。

“你要回乡下去就回去吧。”敏绪做出了最后的决断。这样，外婆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乡下。可是，想到外婆向日葵一样的脸，敏绪又感到一阵悲伤。

但这也没有办法。敏绪像是安慰自己似的。直现在失业了，而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再入上外婆的一张嘴，这个家实在是支撑不下去。所以当外婆在梦里呢喃故乡时，敏绪竟然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

可她旋即又感到愤懑，明明养她这活该是阿

常姨妈的，可姨妈却堂而皇之地丢我她——敏绪是外婆养大的。可姨妈她们也是外婆养大的。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姨妈们出嫁时，外婆给我她们许多嫁妆，可她嫁我直时，连一盒针线都没有。外婆给了她们这么多东西，该是她们养她。

于是敏绪像是报复似的不再过问外婆的事。女儿在敏绪怀里哭了起来，敏绪掀起衣领，把下垂的乳头放进女儿的小嘴。看着女儿红润的脸蛋，敏绪有些哀伤地摇头——我可再也不能做这样的坏人啦。

这时门外的吵嚷打断了敏绪的沉思，她把喂饱的女儿放在榻榻米上，拉上衣领好奇地往二楼看去。

那里住着阿一一家，但前几日在纺织厂得了肺病的妹妹阿峰到了这里，一家四口变成了一家五口。

以阿一微薄的工资根本无力支撑这庞大的家庭，所以夜里阿一的妻子要做外快来贴补家里，而喜爱读书的长子也只能早早放弃学业进工厂当学徒。远远的，她听到阿峰的哭泣声。

“唉，你们让我走吧，我可不能再拖累你们啦！”

不知怎的，敏绪感到眼眶热热的，唉，体谅别人的人总是要受委屈。她直直盯着二楼围在阿一门前的背影，眼神变得遥远。当初玉代寡妇把外婆再次送回东京时也是这个场面，难堪极了。

当初外婆回到乡下后，阿春姨妈养了她一段时间，但随后因为夫家的压力只好把母亲送到同在乡下的姐姐家里。敏绪体谅阿春姨妈的难处，她知道当初虽然外婆我阿春姨妈的嫁妆不少，但对方却是掌柜的儿子，对比着，总是要低人一等的。

可当身为女讼棍的玉代寡妇带着外婆站在门口时，敏绪还是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愤怒，她谁都体谅，所以她才要受委屈！敏绪疯了似的赶走她们，又倒在榻榻米上，哭了起来，不管不顾地。

“好了，还不够难看吗？”直抱着女儿劝她道。从那以后，敏绪，谁她都不体谅了。而如今，看着在人群里不管不顾哭泣的阿峰，她想到远在乡下的阿常姨妈因为收留。外婆而被夫家赶

出来，那六个还要被姨妈抚养的孩子，突然不再那么深地怨恨姨妈了。

唉，有什么办法？姨妈也尽力了。敏绪想起外婆那件事的结果，阿春姨妈，阿常姨妈和敏绪各出钱赡养外婆，而外婆跟着舅爷贞助一起生活。这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敏绪体谅地想。突然，她感到有些委屈，我现在都花的是直的钱啊！直也不容易啊。她要是能出去工作就好啦，就算去做个苦力也好。也许可以当个护士，毕竟她以前就是做这个的。等直回来跟他商量商量，这样至少在赡养外婆的事上，就不用麻烦直了。这样想着，敏绪的心里突然变得松快起来。

这时，送信的人来到敏绪跟前，递给她一封来自乡下的信。敏绪打开信，看了一眼，这时，二楼的阿峰也一跃而下，“咚”的一声，敏绪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

外婆掉进了河里，死了。

格子窗外的夕阳沉默地将目光投到屋内的人背上，似乎在发出重重叹息。

唉，安息吧，唉。

山林

刊载于《流星报》第三期

黑·红·黑

古时候有个"很坏"的平民，他有着一颗裸露在外的心脏。一般情况下，他的心脏是黑色的，这颜色也对应着他的人品。他骑在百姓头上，挥舞着大鞭抽打他的"坐骑"，凭着自己的绝对力量降服整个陆地的所有人们。人们对他也一直敢怒不敢言。

他越来越野蛮，越来越过分，人们对他的憎恶程度也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人们联合起来与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他被打倒在地，身负重伤。那天，他苦苦哀求人们饶他一命，说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能改过自新，带领人们做自己的主人。百姓们便就放了他。之后，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带头组织人们开展代表大会、和百姓以平等身份相处、团结人们一起制服村里的其他恶霸，和人们一起自己动手生产……他裸露在外的心脏自然从黑色变成了红色，这也正是他和人民一道斗争的客观实在的反映。

渐渐地，他觉得这些年来他无偿帮助了那么多人，自己还是和人们一样穿破衣裳，住破房

子。他觉得亏。他开始动坏脑筋了，开始想着从人们地方赚取利益，开始考虑着怎么过一种无忧无虑悠闲自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了。

于是，他的心脏颜色从纯净无邪的深红色，逐渐变为灰色。

一些有心人很快就发现了他心脏的变化，变得忧心忡忡，担心起他什么时候说不定又会回到以前那个恶霸模式了。于是这些有心人开始了一个秘密计划。

计划是，那些有心人成立特别小组，向广大人们揭露他心脏变化的事实。

然而他也不是傻子，知道多穿几件衣服把心脏完全遮起来。别人上来想扒去他的衣服，他不给，说是“不能随便碰别人衣服”。特别小组很快就广泛地发动起人们，组织起很大一批队伍专门用于揭开他厚重的一层衣服。他也顽强地和这批队伍抗争着。

最后，特别小组被他动用绝对力量了，特别任务自然失败了----他的物理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特别力量失败后，他也没有高调地撤去伪装，而是照样穿着厚厚一层衣服，满口说什么“心还是红的”啦，“永不褪色”啦，“不忘我为你们服务的初心”啦……

他知道只有这样子，下一代，下下代人们才会被他欺骗到，至于这一代嘛……老死了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他自己是可以永生的，这样一来绝对没问题。

于是到了现在，他还是满口“心还是红的”，也不再切实地帮助人们，而是凭着绝佳的口才到百姓家里去晃，用文明的方法四处招骗点钱，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大多数人们也都对他那段过去帮助人、深受人爱戴的历史表示高度赞扬。人们自发地把他视为了整片陆地的领袖。但是现在极少数年轻人发现了问题，看出了破绽--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毕竟内心是对客观外界的反映，他也没有为现在的人们做过什么事情，反而是迫害……如果他真的为人民服务了，那何必穿这么多件衣服遮住他反映客观实在的，裸露的虚伪内心？

但是这极少数人只会私下偷偷讲这些意见。

要是被他听到，后果是那个背后议论者会人间蒸发般消失。人们也因此感到十分奇怪。可能他会下魔咒吧。这样一来，一些人们开始私下叫他大魔头。

大魔头的内心，是黑色的，早就是了，从特殊计划失败后就这样了。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看到那黑得仿佛要吸走一切的心脏了。

这悲哀的情况也不会改变了。

真的吗？

"不，一定会"，此时，你坐在黑色夜幕下城市里，一座楼房的一层楼，一个房间的一把椅子上，这么自言自语着，看完了这个故事。

"只要我们都能团结起来……"

红影

刊载于《流星报》第一期

刺

那天我被刺痛了，血从内脏，慢慢渗到体表，一滴滴下落……

我看到了，这是我的血----腐朽得几乎看不到黑色中的暗红。

我是一名教师，在教育发达的江苏一所重点高中担任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遇到过。

那时的我十分自信，我自认为我算是学生的好老师：不过严管理，不放弃每一位学生，对全班学生的学习任务与态度务实到底。

“凭什么学校建这么多宣传板，搞各种面子工程，不想着给宿舍加一张桌子……”

我很远就听见班上的问题学生 A 大声议论学校制定的政策。

A 是一个思想独特且激进，令人头疼的学生，曾经还在市统考作文上批判镇府。主要为了对他学业与自己以后的生活负责，我和他的

家长电话、信息交流过好多次，他的家长给我的感觉是很冷淡，对孩子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是比较轻视的。

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坚持一直做他的思想工作，一直和他的父母就这方面问题沟通。

记得有一次，他很愤怒，几乎冲着我吼叫了。

“学校违规还不准我举报了？这算哪条王法规定的？”他在走廊喊。路过的学生纷纷转过头注视着我们。

“不是允许不允许的问题”，我说道，“是举报明智不明智----”

“学校侵犯了我们的权益，我要维护我自己的权益，这是正当的！”

“听我说完----”

“反正我就是要去举报！”，他冲着我把这句话抛出。

“先听我说”，我尽量心平气和讲话：“你在周末补课累，我们老师也累，校领导还日夜陪着你们呢！还有，其他学校补课，我们不补课，这

不就不公平了吗？你学到的和别人学到比就少了很多了呀”

“这就是转移矛盾！把学生和学校的主要矛盾转移成学生和其他学校的矛盾，掩盖掉……”

“行了，不要在说了”，我叹息了一声。我为他的不成熟而感到忧伤与焦虑。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阳光如刺般扎进车内。
在长久到窒息的红灯面前，上午我和 A 的谈话场景又浮现在脑中。

“这就是转移矛盾！……掩盖掉……”

掩盖掉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仔细想想他说的话，实在是太偏激了，指向性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很难跟他讲通道理。

我不仅是一位教师，还是一位母亲。我有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那时，她经常哭，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绝望，没有纯真，没有童年。

“妈妈……我不要去上学了……”，她令人心碎地在我怀里哭着，“同学嘲笑……我，老师……打……打我……”

9岁，她的手被戒尺打得……触目惊心……我不忍直视。

这断断续续的声音，仿佛是命悬一线，即将遭受处决的俘虏，在悬崖绝壁发出的绝望低语。我能明显地这么感受到。

半夜里，我寻找到她稚嫩的小手，紧紧握住。漆黑之中，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到旁边深夜随风飘起的轻薄窗帘的缝隙里，刺向我们的微弱、冷酷的白色灯光。

我的心在女儿那里。

她一哭，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妈妈会保护好你的，妈妈绝不允许任何人嘲笑我的女儿，对我的女儿动手呢”，我轻声说。

我们紧紧相拥下度过的那一夜，至今已经过了四年了。

我的女儿现在……

我现在加班频繁，没空陪伴患抑郁症的女儿。我惭愧无比。

不过，我为什么惭愧？根源在哪里呢？

我竟然不知道，只是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女儿。她在教育的一路上，承受了太多痛苦。

她洁白的手臂上，一条条令人五脏六腑搅在一起的血痕，很深，很深……

早上七点钟到学校，坐在讲台上注视自习的学生们的时候，我时常都在想我的女儿。此刻，她在学校活得怎么样？快乐吗？

虽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晚上陪着整个年级的学生，到九点半。

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忍着分离的伤痛，在早晨匆匆给女儿做饭后，基本没有任何交流就上班了。

有时候我在想，我太无情了。我是我女儿的罪人，一切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原本好好的孩子啊，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妈妈会保护好你的”

然后脑海里的画面上，总会是那永远也无法赶出脑外的，触目惊心的血痕。

四年前，那时的女儿，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女孩子。

“孩子，你好好读书，以后能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不至于痛苦一辈子，忍耐一下吧”

“妈妈，打工累还是读书累？”

“当然是打工累哦，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要一刻不停地体力劳动呢，在学校上学只要认真听课读书就好了”

“嗯，那妈妈，我会好好学习的”

四年后呢？

夜晚的教室里，旁边教学楼灯火通明。我好像听见了工厂里异常刺耳的噪声，那噪声简直想通过耳道钻进你的心脏，把内脏戳得千疮百孔，戳成一张软绵绵、无力的破布。

“我们这的女工们生活能凑合”，我仿佛听见工

厂里一位四十来岁女工笑着跟我这么说，“我们这操作不费力气，下午五点钟下班，一下班心里就很畅快。周末有时候可以和工友们约着玩……不过要说累那也确实累。”

“当然是打工累，在学校上学只需要认真听课读书就好了”，记忆中，我自信的声音回荡。

手臂上深深的血痕。

我的潜意识让我堵住自己的耳朵，闭上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歇斯底里地嘶吼……

但这毫无作用，毫无意义。

我和往常一样踏进家门。和往常一样关照一下女儿。她听到我来她的房间了，偷偷把美工刀放到桌子下面，把左手手臂遮住。

“怎么了……”

“没事，妈妈来看看你”

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去干涉她，这无异于加剧她不稳定情绪的恶化。我相信她一直在和真正的自我斗争，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想想，可……我能为她做的竟然如此少。

女儿和我，每天的关系就是这样无奈、僵硬、心碎。我们已经多久没有静下来好好谈心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我记不清了。

我们班也有一位抑郁的孩子，名叫 D。我十分重视他。这天，校领导跟我讲，要好好批评教育他，因为他举报了我们学校的补课，还举报了领导孩子带头的校园欺凌现象。很早我就知道学校有一个关系户，那个孩子是个恶霸……就是他带头欺凌三班一个瘦弱的男生的。不过 D 他居然报警了……

D 先是按要求去了政教处。

上午第二节课去的，直到中午还没有回来。

我打算上四楼看看。

穿过压抑、空荡的走廊，我偶然看向教学楼顶，有人正坐在楼顶角落的台子上----是学生 D。

我近乎飞奔地向那边跑去。

喘着气，我走到他身边，蹲下。“D，是我，

有什么困惑直接告诉我吧”

他沉默了好久，把脸转向一边。他脸上淡淡的泪痕，如针般刺向我，也给我重重一击。

“副校长也在，他说，我可以去死了”

他毫无波澜地吐出这句话。声调因长期哭泣而怪异。

“他打了我……”

我沉默了，叹了口气。

可我们都无能为力啊……我悲痛地这么想。

“没事的，我们好好聊一聊，先站起来回去吧”，我这么说着，把他拉起来。

说“没事的”这个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在自责，好像我的右手被扭曲，关节咔咔作响。

我想起了我的女儿。

无助，黑暗，迷茫，尘雾，破碎，阴影……

我的嘴边不知怎么就滑出这一段话：“校园这个事情，我们学校也是没办法。你也要理解…副校长…这样不公的事情，在社会上还有很多……同学们是善良的，好好把握现在的机会吧……其

实你……”

我一时间找不出合适的话来。

许久后，我这么轻轻问他。

“D，你是怎么想到要举报校园霸凌现象的呢？”

“因为被霸凌的……”

不经意间，我瞥见，他用左手两指按住眼角，不受控制地小声啜泣起来，而他的手腕鲜血淋漓，他的左脸被打得青紫……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哽咽了。那血淋淋的手、几年前女儿濒临绝望的哭诉历历在目。

我本想说“其实你算幸运”的，可我的真心终究抛弃了我虚伪的外壳……

一颗晶莹的泪珠滴落到地面。

我竟泪流满面。

灰色滤镜下的校园，一个个孤独、创伤、绝

望的灵魂，在腐朽的“关爱”，“照顾”，“为了自己的功利”下，飘向空寂的，安魂的殿堂……殿堂里，呻吟之声入耳，而我在地下以爱之名，接受恶魔的使唤。

他就和我女儿一样，甚至比我女儿更痛苦啊……他的母亲还是聋哑人……

我的真心啊，真心啊……不容许我再背叛下去了。

黑色的烟幕从地下慢慢升起，弥漫整个校园，弥漫整个中国的所有校园。多少哀嚎的灵魂，多少年轻、幼稚，不可能实现，却被填鸭进头颅内的梦想，多少被公司劝退的年轻毕业生，多少与理想的失之交臂，多少……

猛然惊醒，从头到脚，我的每一个器官，皮肤的每一处，原来都是在为那个“人上人”服务的，我却以自己的爱与真心之名，做着黑暗又罪恶的工作。

我被刺痛了，血从内脏，慢慢渗到体表，一滴滴下落……

我看到了，这是我的血——腐朽得几乎看不

到黑色中的暗红。

白白被利用，自身主动去维护让自己利益受损的规则，限制、禁锢住懵懂的少男少女们的思想，最终为的是……一个黑暗无比的原因。

我自己是什么？只是一个工具罢了。

“这就是转移矛盾！把学生和学校的主要矛盾转移成学生和其他学校的矛盾，掩盖掉……”A 的吼叫振聋发聩。

还是一个少女时，听话的我，树立下当教师，教书育人的梦想。教书多年，我一直坚持着学生服务的真心，坚持着我认为我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我那时自信，觉得举报的孩子、出头的孩子都比较不成熟，我需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我那时任性，说读书不容易，坚持一下，就好了……在全班稚嫩的目光面前，掏真心话和学生说，说先苦后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学校违规还不准我举报了？这算哪条王法规定的？”

“妈妈……我不要去上学了……”，她令人心碎地在我怀里哭着，“同学嘲笑……我，老师……打……打我……”

学生当中抑郁症检出率超 40%。

“妈妈，打工累还是读书累？”

一道道血痕。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一个个灵魂，灵魂啊……

一个个可爱的孩子啊……

而我，而我呢？

我，真是个笨蛋。

红影

刊载于《流星报》第四期

笑话两则

(一) 乒乓乒乓

这天，教育局领导来学校视察，校党委书记老登衣冠楚楚，喜气洋洋，挺着个肚皮招待领导。

来到报告厅，学生们都在，大屏幕早已放起了提早准备好的红色视频----“历史选择了大统领”。

只见满屏都是红色、国旗，令人振奋。老登背对大屏幕，双手交叉，满意地望着领导们。

突然，党委书记书记老登发现领导们沉默不语，脸色不对，慌得原地起跳，急忙转身看大屏幕。

屏幕被黑了，突然放起了白纸运动中群众的抗议，画面中是乱成一团的景象……

党委书记老登一个箭步冲上台子，张开双臂要用他那肥大的身躯遮挡，可哪能挡得住大屏幕……

画面切换，大统领的头像被恶搞成了猪脑

袋，两边是扑扇着的猪耳朵，脑袋不断旋转着，脑袋周围散发红色金色的光芒……

大书记他慌得好像是只帝企鹅，光着脚在火热的沙滩上狼狈又惊慌失措地一蹦一跳。

他急中生智----这点素养书记他是有的，他跑到台下操起一把施工用的斧头，冲到报告厅，对准电缆设施一通乱砸，砸得乒乓兵，火星四射，然而刁太太那颗猪脑袋还在大屏幕上旋转，大放光彩……

台下哄笑一片，校长紧挨着视察的面如石板的领导，哆嗦着，嘴唇不住地颤抖，吐不出一个字。

同学们爆笑。

不久领导走后，校长室传来校长杀猪似的嚎叫训斥，校长室里，搞恶作剧的两个学生拼命忍住笑。

(二) 僵住

B 刚读这所初中没多久。这天 b 和一位同学打架，导火索是 b 给他起绰号，揉小纸团扔他。

B 被叫到了政教处。

“打电话叫你家长来！”，政教处主任对他大吼。

家长在赶来的路上，主任劈头盖脸把 b 一顿臭骂。

家长进门了，只听见主任的怒吼。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 b 的家长”

“欸，我正在批评你儿子，随心所欲，都初中了还不知道学习”

后来主任又批评了好长一段时间，让 b 写了检讨。

“那这件事就这样了，家长在检讨书上签字”，主任气势紧逼，头上那毛像鸡冠一样升着。

“钉钉家长群里哪一个是你？给我发个消息”，政教处主任高抬着脖子叫道。

过了几十秒，可以明显感受到气氛突然异常。

----那个 b 同学家长的钉钉头像是带有国徽、红色背景的照片。

惊雷轰鸣，那主任轻蔑的脸，那威权的表情瞬间僵住了，下巴僵硬地往下掉，两个眼球石化了一般，凸出在外，活像一只戴公鸡头套，嘴巴搞笑张大的小丑。

红影

A 派与战斗的牛马

牛和马被一小撮人—名为“a 帮派”—指使着为他们自身谋便利，谋财富。

A 帮派说：“你们要感谢我们，我们人类和牛马是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呐！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我们都是世界一流的！如果没有了我们，你们连饲料都吃不上！”

牛马们把这些鼓舞人心的话语吸收得一干二净，他们为这整个“牛马—a 派”共同体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牛马们希望 a 派的利益能够好上加好，技术能够越来越进步。

事实上 a 派的技术确实在进步----对牛马们来说这个进步体现在数字化控制不听话的牛马们方面……牛马无形之中纷纷为这个技术拍手叫好。

一些青年期牛马在面对 a 派强加给他们的繁重任务时抗拒了，他们口头抗拒了一个小时---向牛群马群宣讲维护自身的利益。一小时后，这些青年牛马的嘴被强硬塞上了各种污物，被鞭打…… “看到了吗？你如果不听话，将来就是

这种下场”，马妈妈对小马这么说。

A 派和 t 团关系一直不好。A 派鞭打这些牛马的时候往往大声怒喝：“你们全都给我铭记历史，不忘 t 团的无耻，我们的敌人到现在还是他们！”

这群牛马的主人—a 帮派不久后和 t 团的关系恶化，快要开打了。于是 a 派大力向自己的牛马们宣传：“要热爱我们 a 派—牛马共同体！我们的敌人是 t 团，不是我们不愿意和好，而是我们不得不开打！牛马们，要拥护共同体，反击 t 团！”

这么一鼓舞，牛马们士气高涨，开打了，他们捐献出自己微薄的家产，冲进 t 团激烈打斗，流血、死亡……牛马们和 a 派管这叫“光荣牺牲”。与此同时，a 派的诸位还在安全区圆桌聚餐，大吃大喝高谈阔论时局……

“孩子，将来你也要像你爸爸一样为我们牛马—a 派共同体而献出自己！”，马妈妈擦着眼泪把鲜花摆到马爸爸的坟前。周围的一群牛马们也感动不已。

很幸福啊，战斗的牛马们，争先恐后地把个

人命运融入共同体，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共同体”内的 a 派当枪使。很伟大啊，高处的 a 团……不过，牛马们真的本就和你们站同一边吗？还是受到了什么思想的介入才如此激动地“把小我融入大我”的呢？

红影

致先生们

宏大叙事遮掩不了底层的惨状，
形式主义藏不住官僚们的傲慢，
威逼利诱控制不了大多数人民，
人民专政变成庇护威权的工具，
你们还能不要脸到何种程度？

你们还能看见什么？

你们在花天酒地，笙歌燕舞；
而供养你们的人民，却在生死线上挣扎，
他们被迫露出人性中丑陋的一面，
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变得市侩，庸俗；
他们已无路可走，
而你们，
人民赋予了你们权力，
你们却不加珍惜的滥用，
甚至将其变为商品，
人民民主变成骗局，

社会主义变了颜色。
你们还想蒙上人们的眼睛，
 堵上人们的喉咙，
 砍断他们的四肢，
 夺去他们的武器。
你们开来了军队， 警察， 间谍，
你们召集了一群走狗和拥卒，
 你们将枪口对准了他们，
你们在他们中间散布恐怖， 制造谣言。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害怕，
 你们的身不正， 影子斜。

看啊， 起义的潮水逼近了，
 像一片红色的海洋，
 像一口沸腾的油锅，
 虽然他们手无寸铁，
但却像一支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一般，
 闪着寒光逼近了， 近了。

你们的防线开始溃退，
你们的心在颤抖，在恐惧！
“打倒！”“打碎！”“批斗！”
这样的字眼传到你们的耳里，
你们的身体抖得像筛糠似的，
你们的手不自觉的举了起来，
可你们该被原谅吗？不！
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最惨重的代价！
你们的名字将会遗臭万年，
你们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永远，永远。
我亲爱的先生们，
你们简直不配为人。

满穗

2025.6.28

刊载于《流星报》第二期

涅槃

我被剥夺了所有，
只剩下能独立思考的大脑。
我不得不袖手旁观，
因为我被无形的镣铐捆住手脚。
我不得不看着他们毁灭我们的一切，
我的理想，
我的信念，
我的希望，
我的坚持，
全都像废纸一般，
被肆意的踩在脚底。
删干净了，退干净了，
只余一片空白，
他们满意了，离开了。
只留下了迷茫，恐惧，困惑。
可是我的思想仍未被剥夺，

我愤怒过，动摇过，可我不曾背叛。
真正的勇士，哪怕是跌入无尽的深渊之中，也
依然有信心和决心爬上来，
我知道我不能止步于此，
我必须前进，前进，
前进！
当野火再一次燃起，
当理性再次占了上风，
我们会随风归来，
我们会自新火中重生，
我们会比以往更加难以战胜，
所以前进吧，同志。

严刑拷打比不上与人民相亲的切肤之痛，
谎话逼供比不上与人民相道的一句鼓励。

当东方再次出现霞光，
我的肉体早已腐烂，
我的精神却永世长存，

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们，
因为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我们的。

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民，
要起身反抗那世世代代强加于其身的，
要起来消灭那些真正的敌人。

先生们，
你们等着瞧吧！

满穗

刊载于《流星报》第三期

“境外势力”之歌

我们爱这片土地，而不爱土地上的建筑。

我们爱共患难的工友们，而不爱吞噬我们的老板。

我们只在乎我们的平凡需求，而不在乎你们的“崇高事业”。

是的，我们“目光短浅”，你们“至高无上”

我们曾经拥护给我们好处的，而现在不拥护嘴上拍我们马屁的。

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不相信你们造就表面“丰功伟绩”的虚无力量。

我们只在乎我们本身，而不在乎你们本身。

是的，我们追求真理，你们倒行逆施。

我们坚持我们认为该坚持的，而不坚持你们无理让我们坚持的。

我们信仰真正科学的思想与理论，而不是漏

洞百出的红皮白心垃圾。

我们曾经被欺骗，而现在不会了！

是的，我们终会觉醒，你们终会寡不敌众！

没错，我们是“境外势力”，这边境环绕血海上
的孤岛！

红影

刊载于《流星报》第二期

江油!江油!

——为八五江油抵抗运动作²

为了讨一个合理说法，
他们走上了街头巷尾，
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他们聚集在政府门前，
在那里，
有“人民政府”的官员，
它们擦着汗，
敷衍着， 捌塞着， 应付着，
期盼着“救星”的到来，
一辆辆车闪着警灯过来了，
在车上，
有“人民警察”的队伍。
它们全副武装，

² 2025年8月4日至5日，四川江油人民为反抗校园霸凌举行集会与示威活动，为受霸凌女子及其家属声讨公道，先后与警察发生对峙与暴力冲突，警方为封锁舆论，出动了军用信号屏蔽车，用警棍殴打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甚至连路过的外卖员都无辜被打。

他们手无寸铁，
它们大声呵斥着，
他们高唱着国歌。

冲突爆发了，
镇压开始了，
人民流了血，
被耻辱的拖上了运猪车。

警察趾高气扬，
展示着它们的力量，
可它们不知道的是，
它们现在挥下的每一棍，
都将让它们的坟墓更加紧实，
它们使人民流的每一滴血，
将来都将百倍奉还，
盾墙庇护的不是威权，
而是你们的恐惧，
殴打维护的不是重典，
而是你们的油水。

网络屏蔽阻止不了真相的传递，
社会维稳遮掩不了暴政的事实。

先生们，你们还能活多久，

取决于人民，

你们的反动统治，

我们终有一天会推翻，

压迫一天不停，

反抗一日不止！

江油人民万岁！

满穗

刊载于《流星报》第三期

夜·流星·遗失·悬念

现在的人们啊，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世界尽头。

他们在探寻着什么呢？

想着从重金属和死亡中解脱，轻盈地飘着……

这些人，之前生活在白天，那是白天啊……所有的人都被照亮。

现在呢，他们遗失了什么，好像走在了永恒的晴朗夜晚里，伴随着单调，空灵又美丽的钢琴声……

他们的瞳孔，映着深蓝夜幕下漫天的星星，天边深蓝的一片温柔的云，下面的城市。

瞳孔中，有一种与夜不协调的，十分微弱、若隐若现的光。

光芒闪烁着……

人们一步步，有节奏地踏步前进。

他们都平视前方。黑得看不见底的黑暗城堡从地平线崛起，慢慢升高，耸入云霄，再升高……

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开始抬起头，仰望星空。他们看到的大部分是深蓝色的云。

什么时候能走到尽头？

那些人啊，有明确目标，要找回属于他们的，遗失的白天。

边仰望着头顶上的夜，边负重前进，前进.....

他们相信能走到世界尽头。

于是，团结在一起。

一路上，有时也磕磕绊绊。

但是，他们是朋友，跟大多数平视前方的人们也是朋友。团结起朋友，跨过高耸入云的黑暗城堡.....

平静的夜，宁静的海平面，暗中涌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潮水。

一颗流星，长长细丝一般，白亮，迅速在深蓝色夜空里一点而过，消失在城堡方向.....

是一颗流星！

多么壮美啊！它引领着我们，向世界尽头而去.....

流星啊，我们不许愿，不相信奇迹，因为团结在一起的我们，本就是奇迹。

可是，奇迹，它如此遥远，遥远得像震撼人心的绚丽极光。我们仰望的星空里，只能瞥见它丝丝一触即裂的踪迹。

回过神来，流星早就消失好久了。

记住它。

总之，继续前进吧，不要停。

红影

刊载于《流星报》第四期

附录（一）

网络安全倡议

想必您也了解如今的“信息茧房”、“言论封控”……各大社交平台如抖音、哔哩哔哩、QQ、微信，这些都是中国公司的专有软件，国家有专门的法律迫使这些公司删除一些“负面言论”（实际上这些消息的背后可能无助者最后的希望，如冒着生命威胁揭露官员贪腐，以至今仍未平反的河北原伟东冤案和云南野人小孩为例）

您是否听说过“开盒”？（在网络上根据某些平台的账号信息，用技术手段获得个人隐私信息，如身份证号等）

您是否也经常听闻，只要有人举报，或者在社交平台发送揭露官方的一些信息，无论是否匿名，官方即可迅速在线下找到本人，正所谓：

「解决问题，只要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就行」

这些事实无不暴露出：在中国境内的网络环境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裸奔……

因此，我们一直在渴望有这么一个网络平台，它不会监控、跟踪我们的个人信息，我们能以匿名状态自由发表言论。好在确实存在这么一个平台，那就是自由软件的社交平台。（墙外一些社交媒体如 X、油管也是专有软件，不能

排除它们跟踪、秘密出售您隐私信息的可能性)

Xmpp 可以完美地为我们解决这件事。您可以把 xmpp 看成一系列自由的社交软件总称。Xmpp 客户端中有中文的公开频道，大家都在自由发表意见，官方也无法封控群聊。

如何下载 Xmpp 客户端？

- 我们不推荐华为和苹果手机用户下载。在这里，十分抱歉，我们仅提供针对其余安卓系统用户的下载方式

首先，您需要「翻墙」

什么是翻墙？所谓的“墙”又是什么？

这里的墙，指的是官方在网络方面专门针对我们而设立的，名为「长城」的防火墙，它能屏蔽一些敏感内容（敏感涉政网站、软件等等）。

Xmpp 客户端的下载链接当然也是被屏蔽了的。

那么我们有手段绕过这防火墙封锁吗？有的。

- 注意：以下操作均不会花费一分钱，我们承诺不诱导下载任何与本篇论述无关的资源。

<https://waa.ai/xiazaimiwutong>

复制到浏览器，下载 Android（安卓）版本的迷雾通。

下载完成后，注册，点击下方「连接」的按钮，等待连接。

如果连接成功，切换程序（注意，把迷雾通放置到手机后台运行，不要关闭迷雾通！），到浏览器，再把下面的连接复制上去。

<https://f-droid.org/packages/eu.siacs.conversations>

滑到网页下方，点击下载 **最新版本的 Conversations** 软件。

下载完成后可关闭迷雾通的连接，注册账号。

- 点击创建账号后，再点击「使用 Conversations.im」注意，账号名称、头像、密码不要和您的墙内平台、公开信息有任何关联！不要用生日数字当作密码！

接下来验证后，您应该跳到了白色页面，点击右下角 **+** 号，选择加入公开频道，填写 xmpp 频道地址：

jlemotoc@conference.verdammung.org

这就是我们的公开群聊。

- 注意！ 

不要暴露你是从什么地方了解我们的，不要和该软件上的任何人透露您的隐私，包括墙内平台账号信息，

比如你的 QQ 号、哔哩哔哩账号名称等等。警察虽然没有能力封锁这里的群聊，但不能排除他们注册账号，套取您的隐私的可能性。

祝你一切顺利

流星報

附录（二）

社会主义国家的判断标准

年份	总营业收入 (亿元)	国有控股 营业收入 (亿元)	非国有控股 营业收入 (亿元)	国有控股 营业收入 占比	非国有控股 营业收入 占比
1949年	140	40	101	28. 21%	71. 79%
1950年	191	68	123	35. 55%	64. 45%
1951年	264	103	161	38. 90%	61. 10%
1952年	343	167	176	48. 75%	51. 25%
1953年	447	230	217	51. 41%	48. 59%

2016年	1158999	238990	920009	20. 62%	79. 38%
2017年	1133161	265393	867768	23. 42%	76. 58%
2018年	1049491	284730	764760	27. 13%	72. 87%
2019年	1067397	287708	779690	26. 95%	73. 05%
2020年	1083658	279607	804052	25. 80%	74. 20%
2021年	1314557	350558	963999	26. 67%	73. 33%
2022年	1333214	375590	957624	28. 17%	71. 83%

印度宪法规定，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政府照样也可以声称，他们为人民的自由而服务。

朝鲜政府可以规定，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

日本、德国法西斯政府可以呐喊，他们为了给人民谋求好日子而掠夺他国资源……

同样，中国官方可以宣传为人民谋利益，可以宣传他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 2019 年的佳士事件无情地向我们表明：工人组建工会的诉求非但没有得到通过，工人们和声援他们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应援团（如北京大学）反遭警察打压、拘禁。

因此………

我们拒绝任何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评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

社会主义国家是：

● **经济制度方面：（证据见前页图片）**

1. **实行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国企利润回归分摊到人民身上。**

2. 实行计划经济。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就业困境、内卷繁杂，公司裁员……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鲜明特点。

3. 按劳分配

作者的历史老师直接把计划经济说是“一切东西都定量，企业盈利和亏本都有国家兜底，分配上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估计你的老师也大差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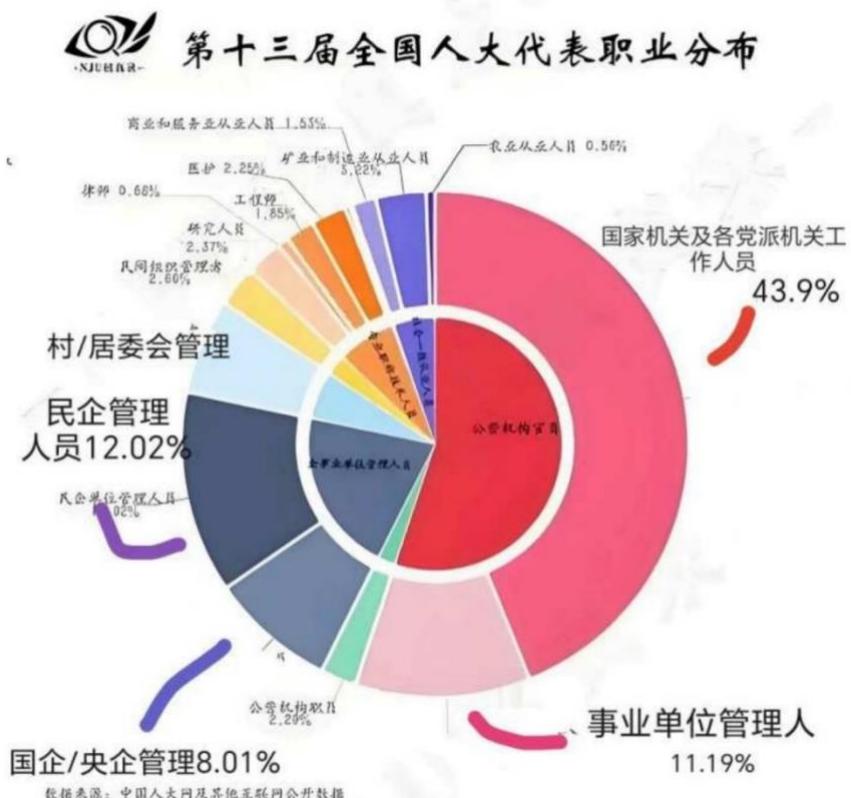
计划经济实际上是让整个社会都有计划地生产，根据人民的需求来预先计划经济产出和分配。举个例子，国家要求一家服装加工厂生产 10000 件衣服，是因为根据人民群众和国家发展的需求需要 10000 件衣服，这样以来就不会造成浪费，实际上效率很高。

工人也不会被压榨，完成任务后就能下班。计划经济也不会破坏企业活力和劳动者积极性，因为分配收入时根本没有平均主义，问问家里老人就知道，当时在农村是记工分的，劳动时间长分到的收入就多，这才是真正的多劳多得。那时因为发展工业需要大量农产品，所以给

农民分配的粮食就很少，农民才吃不饱，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工业充分发展之后就能反过来帮助农业实现现代化，那样在高科技和公平的制度下农民的生活将会更好。（摘自燎原—学生 c 版）

● 政治制度方面：

1. 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少数官僚的专政，更不是那些管理者（资产阶级）的专政。是无阶级当家做主。



2. 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

后记

毛泽东指出：所有文学和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且面向一定的政治路线，不存在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东西。

他着重地宣称：“我们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路线，他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一边，站到无产阶级的一边。”

他还呼吁他们应该“投身于充分的实际的斗争，并通过这个过程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本身。

摘自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

《马列毛主义基本教程》